

民营企业家的 成功之路

中共桦甸市委党校

2003年7月

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

一摘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目 录

作者题记	1
引 子	3
第一章 到东北去改变命运	5
第二章 在苏密沟站稳脚跟	25
第三章 黄泥河子“八年抗战”	44
第四章 创办自己的工厂	61
第五章 在实践中学会管理	78
第六章 跻身于企业家行列	92
外一章 成功男人背后的可敬女人	108

作者題記：

美国心理学家特尔曼对1528名高智商儿童进行了跟踪调查。当被测试者到了40岁时，特尔曼对其中800名男性受试者进行了统计，发现成为教授、工程师或取得学位的共487人，占受试男性的60%。他从天才男性中各找出150名最成功和最不成功的进行比较，发现这些人在智力程度上差别不大，影响成才的原因是非智力因素。由此可见非智力因素对于成功的重要性。不仅如此，特尔曼深入比较后发现，成功与失败者主要在两项非智力因素上存在巨大反差：意志与毅力。就个人综合素质来说，知识才能等于智力因素，而毅力、远大的理想才属于非智力因素。

李兴泰是个成功者，至少在桦甸这个不大的地方是个成功者；李兴泰的企业是棵“常青树”，至少是植根于桦甸这块沃土上的常青树。成功需要百分之百的正确，失败需要百分之一的错误。纵观李兴泰的创业经历，深入剖析其自身素质，从中可以发现是一次一次正确选择和多方面优秀品质的集合体。而在其比较完整和完美的个性中，决定其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成功的事业走向的重要因素同样印证了特尔曼的结论：意志与毅

力。

李兴泰和他的企业，就规模和企业管理水平比不上海尔和张瑞敏，就科技含量和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掌握比不上联想和柳传志。他甚至于都不知道杰克·韦尔奇的名字。他只读了六年书，严格地说，他源于一个农民。但是他在生活道路和创业经历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坚定的意志、坚强的毅力以及远大的抱负可能使有些读过MBA的人自叹不如。

对于那些在商场拼搏中经历挫折想打退堂鼓的人，对于那些跃跃欲试成就一番事业的年轻人，对于因改革的需要而过早退休下岗而又不甘寂寞的人……，如果能从字里行间解读了李兴泰个性品质的真谛，在他们成就事业之初或许会设起一道预防失败的心理防线。而对于那些一代一代“小皇帝”的望眼欲穿盼子成龙、成凤的父母们更应该懂得在给孩子们搜寻“营养品”的同时，如何才能使孩子“营养均衡”。

孙中山说：“天下事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总在能坚而不烦，劳而不避，乃能期于有成。”百折不挠能达到光辉事业的顶点，然而它是以坚强、勤劳、刚毅、勇气、忍耐、恒心、执着等这类良好的个性品质为后盾的。

引子

毛泽东主席在回答西方记者“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据说这样回答道：“贫穷及没有丝毫家庭背景。”另外，对这一问题回答相同的还有一个人，这就是卡西欧计算机的总裁坚尾忠雄。记者问道：“您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立即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当然是因为贫穷啦！”我认为，曾经历过的贫穷是父母留给我最宝贵的财产。正是贫穷，才觉得必须为改变贫穷而发愤努力。当初白手起家开始自己的事业，最初的目的也是希望摆脱贫困。

1974年东北春来早。清明节刚过，吉林省桦甸市绕城而过的辉发河水就开始滚滚流淌了。一位高个、壮实的山东小伙子拎个行李卷，搭一只小木船渡过辉发河，踏上了苏密沟这块土地，开始了他的“闯关东”生涯。虽然乍暖还寒，西北风吹在他身上感觉不舒服，虽然当时作为县城的桦甸刚开化时遍地泥泞并且路边堆满梢头木使他感觉不习惯，但在他心

里，真像松开了“五花大绑”。他叫李兴泰，时年25岁。又过了25年，他的根深深地扎进桦甸这片土地，成为桦甸市著名的企业家。他在十几年前创办的“山城制镜厂”在桦甸家喻户晓，他在本世纪初创办的桦甸市鸿源工农贸实业有限公司被列入“吉林省百强民营企业”。他的产品走出了国门，他的企业所拥有的固定资产超千万元，年利税近百万元。在一次领导视察中，中共桦甸市委书记朱淳说：“兴泰呀，你是桦甸人的骄傲，也是我们山东老乡的骄傲。”桦甸市人民政府市长裘会文说：“桦甸有100个李兴泰，我这个当市长的就不会为下岗职工再就业愁得睡不好觉了。”

第一章 到东北去改变命运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丁·加德纳原来是一位医生，他竭力反对把实情告诉癌症患者。他认为，在美国630万死于癌症的病人中，80%的病人是被吓死的，其余才是真正病死的。他用事实告诉了世人，精神才是真正的脊梁，一旦从精神上摧垮一个人，那么生命也就变形了。加德纳的话在网上公布时，有如下提要：在这个世界上，人所处的绝境，在许多情况下，都不是生存的绝境，而是一种精神的绝境。只要你不在精神上垮下来，外界的一切都不能把你击垮……。不仅如此，面对所有的问题，只要你不恐慌、不担心、也不怀疑的话，那么你坚信一定实现的事情，往往



能够奇迹般地变为现实……。1959年11月14日，法国某一小城中有两人喝得酩酊大醉，打开了房间中临街的一扇窗户，两个醉鬼以为是门，殊不知这窗户位于一幢楼房的第四层。这时，他们俩哼着明快的歌曲，肩并着肩，跨过他们眼中的“门坎”，向外踏了出去。咚一！警察听到这声音急忙飞奔而来，而令人瞠目结舌的情景出现了，他们俩继续心情无比舒畅地高歌，晃晃荡荡地在大路上走着，安然无恙。

李兴泰，新中国的同龄人。原籍山东省蓬莱县徐家集镇吴家村。父亲李德恩，读过书，不多；少年曾扑奔开买卖行的大哥去过沈阳，在店铺当伙计，解放前回老家务农。母亲周茂妮，出身大户人家。外祖父是个读书人，教了

一辈子书。不知是否因为接受了“忠厚传家久”的古训，祖父、曾祖父都是勤苦劳作、俭朴度日、实在为人的农民。尽管赶上过兵荒马乱的年月，尽管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生活并不苦，日积月累，攒下了百余亩耕地。土地改革时，祖父被划为“剥削阶段”中的成员。

尽管如此，尽管以后在李兴泰的人生中出现了那么多的坎坷和磨难，李兴泰也曾有过幸福的童年。

胶东半岛1947年解放，土改后的农民分田到户，都在忙着“过好日子”。况且老一辈子中本分人的“阶级观念”是很淡薄的。有的说，咱家也想建房置地的，可是咱没人家那么勤快，脑子没那么“活泛”；有的说，咱家上几辈子过得也不错，让你三叔把家败了，拣个好成分。至于对李兴泰的长辈，庄上的人都说，老李家人多忠厚啊，谁家有难处不帮助啊，从来不瞧不起穷人。对于绝大多数的百姓而言，土改了，把土地平分了，今后就看谁能

出力谁能行了。至于成分，几辈、十辈子都在一个庄上生活，往前论起来都是亲戚，往后也说不定谁能用着谁，谁也不知道谁的根底。人这一辈子，谁都有个点高点低、为难着窄的时候，只要不是存心干坏事的坏人，谁也别欺负谁。李兴泰的母亲生 6 子 2 女，李兴泰是长子，也是排行老大。外祖父家离吴家村 5 里地，最小的姨和舅都结婚或出去读书了，只有在村里教书的外祖父和操持家务的外祖母。4 岁那年，母亲把他送到了外祖母家。外祖父虽然是个乡村教师，但他的一手好毛笔字在蓬莱县很有名气。一进腊月门，学校放假了，外祖父整天在家给人写春联，李兴泰的 "任务" 就是屋里屋外忙着晾晒对联。膝下无子，又是隔辈子人，自然对外孙子格外宠爱，何况是个聪明懂事、天真活泼，又长得虎头虎脑、浓眉大眼的外孙子，有好吃的先可着这个大外孙子。茶余饭后外祖父给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李兴泰的幼年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9 岁那年，跟外



祖父上小学去了，一直读到4年级才回到吴家村父母那边。

李兴泰学习成绩一直优秀。尽管优秀，由于眼界和条件的局限性，在回忆童年的梦想时他说，我从来没敢想过以后能读大学，做大事，我只想考上中学，能中学毕业就满足了，因为在当时初中毕业生有找到工作离开农村的可能。虽然我出身于农民家庭，但是我对土地怎么也产生不了感情，我总觉得和机器打交道比和泥土打交道更有意思。说穿了，我那么一个从来没有走出穷山沟的穷孩子很难有成就一番大事业的远大抱负。但他当时的那个梦想，今天看来或许就是李兴泰心里早已埋下的使他后来成为企业家的种子。但是，他的理想很快破灭了。他当然不知道从中南海传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声音。但是他意识到，“气候”变了，“四清运动”预示着“山雨欲来”，他家的那个小山村已经闻到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1964年7月，李兴泰以优异成绩考上

了普通中学。尽管他的录取分数线要比贫下中农子弟的成绩高出 20 分，但他还是被录取了。他少年时期的最高理想马上就要实现了，可是镇里组织了对将被录取学生的政治审查。当时的一个大队干部说什么也不同意，理由是：贫下中农的子弟都上不了中学，“地主崽子”怎么能上中学，社会主义的学校到底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说什么也不肯在政审表上盖大队的公章。这是李兴泰平生受到的第一次打击。对于一个还没有走上社会的十几岁的学生，这个打击够沉重的了。有气不敢出，有理没处说，他默默地承受着。他的理想破灭了，但是，当工人的理想还没有彻底破灭，他在努力寻求机遇。可在这时，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少言寡语甚至不敢见人了。李兴泰在后来回忆中说，我的性格是在那时候突然改变的，我开始懂得了思考。性格的改变对我后来的命运产生了很大影响。李兴泰的认识是正确的：“性格即是命运。”美国心理

学家詹姆斯在阐述性格与命运的关系时曾作过这样的分析：“纵观历史，很多成就了伟大事业的人都是内向型，或者是倾向内向型的人。性格开朗的人或者外向型的人，可能能够与周围的人相处融洽，也因为他只能与周围人步调一致，所以客观上妨碍他产生独特的视角。相反内向的人喜欢独处，有助于他挖掘事物深层的东西，有助于他产生奇特的想法。因此还可以说，人生中每一次经历都具有某种深刻的含义。”李兴泰至今还保持着这种性格，而其性格在其成就事业中所产生的作用也说明了这一点。

胶东半岛历史上比较穷，而蓬莱在胶东算是最穷的了。贫穷的主要原因是自然条件太差，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与恶劣的自然条件进行抗争的胶东人确磨练出了倔犟、坚韧的性格。抗日战争时期在胶东发生的许许多多抗击日寇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流传了半个多世纪。新中国成立后，胶

东人的生活在发生着变化，可是这种变化很快就被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中发生的一系列生产关系变革冲淡，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合作社，一直到人民公社，年少的李兴泰都目睹或亲历了。李兴泰这样描述他小时候故乡的情景：蓬莱虽然靠海，但陆地上全是丘陵，丘陵一个连着一个。丘陵之间是一道沟，几乎没有一点平地。丘陵上只有石头，草很少几乎没有一颗树，沟子、山坡上以及房前屋后的树木都是人栽的。合作化以后人口越来越多，人均只有2亩耕地，折成柞甸的大亩才一亩三分多地。种玉米棒子怎么也长不到半尺，种小麦填不满肚子。集体以外个人家自留地一根垄也没有，而且宅基地就是宅基地，连点种菜的地方都没有，不像柞甸地广人稀，山高林密，原野就是青纱帐。“资本主义尾巴怎么也‘割不断’，历朝历代的柞甸人没有饿死的。地瓜产量高，蓬莱人长年的主食基本是地瓜，奢侈一点的是地瓜干。蓬莱每家都

有一个深井，里边打几个平巷，专作储存地瓜用的。或许是地瓜在李兴泰脑海中的印象太深了，或许是“地瓜”把李兴泰伤害得太重了，在描绘老家的储藏窖的建筑结构时说得太具体、太专业了，尽管那时他还没成家立业，尽管时间已经过去30年了。没有菜吃，吃咸菜。什么叫咸菜，蓬莱不是靠海吗，有螃蟹，把活螃蟹碾碎，再加上盐，咸度和盐差不多，哪有桦甸的大酱这么香哪。这就是一年的菜，就着地瓜吃。再就是海菜，李兴泰就此作了说明，不是咱们现在吃的那种海带，有营养。海菜在这里见不到，它不能算食品，什么营养也没有，而且吃了不消化。一说到这里李兴泰就直觉得倒胃口。最使李兴泰刻骨铭心的是1960年，天灾人祸，有的人家饿死了人，李兴泰一家熬了过来。这一年，杨树、柳树、槐树的叶了都被吃光了，东北人听了可能不理解，树叶子怎么能吃光呢，树少啊，蓬莱哪有这么多树。槐树桦甸没有，叶子得用开水炸，炸出

的全是黑水，然后用水泡，得泡两天，捞出来空干剁碎掺和面子里吃。哪有柴禾呀，搂草根烧，槐树根是上等的燃料，得偷着去刨。可算盼到过年了，母亲一大早就出去搂回了一篓草。中午，用一半玉米和一半玉米骨头碾成的粉做成饼子。这是一年来最香的一顿饭了，并且可以敞开肚子吃。李兴泰吃多了，胃不消化，肚子胀起来不收缩了，医学上叫“节日病”，李兴泰那时当然不懂。再穷三十晚上也得吃顿饺子，这是中国人的习俗。别管里头是什么馅。可是在1960年农历大年三十，李兴泰没有吃下饺子，初一也没吃下饭。

“苦难是人生的老师”。有人是这样解读巴尔扎克的这句至理名言的：如果天生一个殷实人家，每一天过着富足安逸的生活，后天便很难产生诸如“我痛恨我讨厌贫穷！我要取得大成功”之类的野心。相反，在出身贫寒没有良好环境的孩子中间，常常诞生大实业家或闻名世界的一流伟人。这表明，他们为了摆脱自己

